

东周列国志

第一函
函十二册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八

白下蔡、晁元放甫評點

第三十五回

晉重耳周遊列國

秦懷嬴重婚公子

國不論大小強弱人不論尊卑男女只是這雙眼珠子最是緊重耳明明是個賢公子從亡諸臣明是一班賢輔佐齊宋秦楚諸君認得使用情加禮後亦卒受其福衛與曹鄭諸國認不得失禮招怨後終不免於禍不識賢愚則禍福迥異人之於用情用禮之際可不高着眼孔細加酌量哉

失禮諸國其君雖然不明却無不有賢臣諫勸他却不肯聽是不特不能識外人之賢愚從自己家裏人的好友他先認不

得了這等沒有眼珠的人怎得不招禍患

重耳之納懷嬴畢竟於理不順狐趙之言乃欲結秦以爲得國之計故強爲之說耳獨怪秦穆還算賢君且有蹇叔百里奚等許多賢臣何無一人以爲不可者豈春秋時於婚姻之道尙未如今日之重耶抑淫亂相仍遇此等事不復以爲異耶懷嬴賢女也乃亦不以爲羞豈以父命所在節義便可不論耶如此等事皆我之所最不解者也

晉惠殺里克丕鄭慶鄭雖不免於禍而猶爲有名至于圍之殺狐突則更爲無理不道之甚矣人心旣本不服於卽位之初不能修德以和眾乃殺無罪有理之老臣啟國人之怒挑骨肉之釁本忌重耳而適以速其來其滅亡不亦宜哉

宋襄一生懵懂獨有認得重耳却算聰明生不能篤信目夷却

囑其子委以國政及處分晉楚之間却的當無可訾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宋襄有焉

話說公子重耳怪狐偃用計去齊奪魏犢之戈以刺偃偃急忙下車走避重耳亦跳下車挺戈逐之趙衰白季狐射姑介子推等一齊下車解勸重耳投戟於地恨恨不已狐偃叩首請罪曰殺偃以成公子偃死愈於生矣重耳曰此行有成則已如無所成吾必食舅氏之肉狐偃笑而答曰事若不濟偃不知死在何處焉得與爾食之如其克濟子當列鼎而食偃肉腥臊何足食

詞令妙品

趙衰等並進曰某等以公

子負大有爲之志故舍骨肉棄鄉里奔走道途相隨不舍亦望垂功

名於竹帛耳今君無道國人孰不願戴公子爲君公子自不求入

誰走國而迎公子者今日之事實出吾等公議非子犯一人之謀

公子勿錯怪也魏犢亦厲聲曰大丈夫當努力成名聲施後世奈何

戀戀兒女子目前之樂而不思終身之計耶重耳改容曰事既如此
惟諸君命狐毛進乾糧介子推捧水以進重耳與諸人各飽食壺叔
等割草飼馬重施銜勒再整輪轅望前進發有詩爲証

鳳脫雞羣翔萬仞

虎離豹穴奔千山

要知重耳能成伯

只在周遊列國間

不一日行至曹國却說曹共公爲人專好遊嬉不理朝政親小人遠

君子以諛佞爲腹心視爵位如糞土朝中服赤芾大夫之服乘軒車者三

百餘人皆里巷市井之徒脅肩諂笑之輩見曹公子帶領一班豪傑

來到正是燕豬不同器了惟恐其久留曹國都阻擋曹共公不要延

接他大夫僖負羈諫曰曹曹同姓公子窮而過我宜厚禮之曹共公

曰曹小國也而居列國之中子弟往來何國無之若一一待之以禮

則國微費重何以支吾說得何嘗全然不負羈又曰曹公子賢德聞是只是無眼味耳

于天下且重瞳駢脇大貴之徵不可以尋常子弟視也曹共公一團
稚氣說賢德他也不管說到重瞳駢脇便道重瞳寡人知之未知駢
脇如何負羈對曰駢脇者其脇骨相合如一乃異相也曹共公曰寡
人不信姑留館中俟其浴而觀之乃使館人自延公子進館以水飯
相待不致餽不設享不講賓主之禮重耳怒而不食館人進澡盆請
浴重耳道路腌臢正想洗滌塵垢乃解衣就浴曹共公與嬖幸數人
微服至館突入浴堂逼近公子看他的駢脇言三語四嘈雜一番而
去狐偃等聞有外人急忙來看猶聞嬉笑之聲詢問館人乃曹君也
君臣無不愠怒却說僖負羈諫曹伯不聽歸到家中其妻呂氏迎之
見其面有憂色問朝中何事負羈以曹公子過曹曹君不禮爲言呂
氏曰妾適往郊外採桑大夫之妻自往採桑何也正直曹公子車從過去妾觀
曹公子猶未的但從行者數人皆英傑也吾聞有其君者必有其臣

有其臣者必有其君以從行諸子觀之晉公子必能光復晉國此時
興兵伐曹玉石俱焚悔之無及曹君既不聽忠言子當私自結納可
也妾以備下食品數盤可藏白璧於中以爲贄見之禮結交在未遇
之先子宜速往如此婦人勝似男子僂負羈從其言夜叩公館重耳腹中方餒
含怒而坐聞曹大夫僂負羈求見饋殮乃召之入負羈再拜先爲曹
君請罪然後述自家致敬之意重耳大悅歎曰不意曹國有此賢臣
亡人幸而反國當圖相報重耳進食得盤中白璧謂負羈曰大夫惠
顧亡人使不飢餓於土地足矣何用重賄負羈曰此外臣一點敬心
公子萬乞勿棄重耳再三不受負羈退而歎曰晉公子窮困如此而不
貪吾璧其志不可量也貧而不貪便有大志亦是高人不可不敬也次日重耳卽行負
羈私送出城十里方回史官有詩云

錯看龍虎作豺獠

盲眼曹共識見微

堪歎乘軒三百輩

無人及得負羈妻

重耳去曹適宋狐偃前驅先到與司馬公孫固相會公孫固曰寡君不自量與楚爭勝兵敗股傷至今病不能起然聞公子之名向慕久矣必當掃除館舍以候車駕公孫固入告于宋襄公襄公正恨亡國日夜求賢人相助以爲報仇之計聞晉公子遠來晉乃大國公子又有賢名不勝之喜其奈傷股未痊難以面會隨命公孫固郊迎授館待以國君之禮饋之七牢次日重耳欲行公孫固奉襄公之命再三請其寬留私問狐偃當初晉桓公如何相待偃備細告以納姬贈馬之事公孫固回復宋公宋公曰公子昔年已婚晉國矣重耳繼室宋女納女吾不能馬則如數可也亦以馬二十乘相贈宋襄要學齊桓一生不學着重耳感激不已住了數日饋問不絕狐偃見宋襄公病體沒有痊好之期私與公孫固商議復國一事公孫固曰公子若憚風塵之

勞敝邑雖小亦可以息足如有大志敝邑新遭喪敗力不能振更求
他大國方可濟耳狐偃曰子之言肺腑也卽日告知公子東裝起程
宋襄公聞公子欲行復厚贈資糧衣履之類從人無不歡喜自**晉**公
子去後襄公箭瘡日甚一日不久而薨臨終謂世子王臣曰吾不聽
子魚之言以及於此汝嗣位當以國委之**宋**大仇也世世勿與通好
晉公子若返國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諸侯吾子孫謙事之可以少
安此處却看得明白豈因
病久心靜而慧生平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十四年薨王臣
主喪卽位是爲成公髯仙有詩論**宋**襄公得力俱無不當列於五伯
之內詩云

一死無成身死傷

但將迂語自稱揚

腐儒全不稽名實

伍伯猶然列宋襄

再說重耳去**宋**將至**齊**國早有人報知**鄭**文公文公謂羣臣曰重耳

叛父而逃列國不納屢至飢餒此不肖之人不必禮之

鄭文自先朝楚獻女貽姜

又不識好友黃真殺才

上卿叔詹諫曰公子有三助乃天祐之人不可慢也

鄂伯曰何爲三助叔詹對曰同姓爲婚其類不蕃今重耳乃狐女所

生狐與姬同宗而生重耳處有賢名出避禍患此一助也白重耳出

亡國家不靖豈非天意有待治國之人乎此二助也趙衰狐偃皆當

世英傑重耳得而臣之此三助也有此三助君其禮之禮同姓恤困

窮尊賢才順天命四者皆美事也

賢才口中便必有道理利害四字

鄂伯曰重耳且

老矣是何能爲叔詹對曰君若不能盡禮則請殺之毋留仇讐以遺

後患鄂伯笑曰大夫之言甚矣旣使寡人禮之又使寡人殺之禮之

何恩殺之何怨

這句却說得是然叔詹非眞是激其殺之仍是激其禮之而已

乃傳令門官閉門勿

納重耳見鄂不相延接遂驅車竟過行至楚國謁見楚成王成王亦

待以國君之禮設享九獻重耳謙讓不敢當趙衰待立謂公子曰公

子出亡在外十餘年矣小國猶輕慢况大國乎此天命也子勿讓重耳乃受其享終席**定**王恭敬不衰重耳言詞亦愈逆繇此兩人甚相得重耳遂安居於**定**一日**定**王與重耳獵於雲夢之澤二澤相通在沔陽州離

郢都二百里

定王賣弄武藝連射一鹿一兔俱獲之諸將皆伏地稱賀適

有人熊一頭衝車而過**定**王謂重耳曰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禱祝某若能歸**晉**爲君此箭去中其右掌處的一箭正穿右掌之士軍士取熊以獻**定**王驚服曰公子真神箭也須臾圍場中發起喊來**定**王使左右視之回報道山谷中趕出一獸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頭似獅其足似虎其髮如豺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於馬其文黑白斑駁劍戟刀箭俱不能傷嚼鐵如泥車軸裏鐵俱被啃食矯捷無倫人不能制以此喧鬧**定**王謂重耳曰公子生長中原博聞多識必知此獸之名重耳回顧趙衰衰前進曰臣能知之此獸

其名曰獾秉天地之金氣而生頭小足卑好食銅鐵便溺所至五金

見之皆消化爲水其骨實無髓可以代槌取其皮爲褥能癰疽去濕

不知出于何書可州當日不曾明說出處

王曰然則何以制之趙衰曰皮肉皆鐵所結

惟鼻孔中有虛竅可以純鋼之物制之或以火炙立死金性畏火故

也言畢魏犢厲聲曰臣不用兵器活擒此畜獻於駕前跳下車來飛

奔去了王謂重耳曰寡人與公子同往觀之卽命驅車而往且說

魏犢趕入西北角圍中一見那獸便揮拳連擊幾下那獸全然不怕

大叫一聲如牛鳴之響直立起來用舌一舐將魏犢腰間鑿金鋸帶

舐去一段魏犢大怒曰業畜不得無禮聳身一躍離地約五尺許那

獸就地打一滾又蹲在一邊魏犢心中愈怒再復躍起越這一躍之

勢用盡平生威力騰身跨在那獸身上雙手將他項子抱住勸他有方法

那獸奮力躑躅魏犢隨之上下只不放手掙扎多時那獸力勢漸衰

魏犢凶猛有餘兩臂抱持愈緊

嚙他有力

那獸項子被勒氣塞不通全

不動揮魏犢乃跳下跨來再舒銅筋鐵骨這隻臂膊將那獸的象鼻

一手捻定如牽犬羊一般直至二君之前真虎將也趙衰命軍士取

火薰其鼻端火氣透入那獸便軟做一堆魏犢方纔放手拔起腰間

寶劍砍之劍光迸起獸毛亦不損傷趙衰曰欲殺此獸取皮亦當

火圍而炙之王王依其言那獸皮肉如鐵經四圍火炙漸漸柔軟可

以開劍王王曰公子相從諸傑文武俱備吾國中萬不及一也時

將成得臣在傍頗有不服之意即奏王曰君主誇臣之武臣願

與之比較

楚王意思甚美偏有恁個畜生不知好歹

王不許曰晉君臣客也汝當敬之

是日獵罷會飲大歡王王謂重耳曰公子若返晉國何以報寡人重

耳曰子女玉帛君所餘也羽毛齒革則晉地之所產何以報君王

王笑曰雖然必有所報寡人願聞之重耳曰若以君王之靈得復晉

國願同歡好以安百姓

必先有此句方是詞命道理次第

儻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

會於平原廣澤之間請避君王三舍

重耳之志雖大而身在他字于其言未免招尤使子玉之說得

行重耳何以能脫險矣哉

按行軍三十里一亭謂之一舍三舍九十里言異曰

晉交兵當退避三舍不敢即戰以報楚相待之恩當日飲罷將成

得臣怒言於楚王曰王遇晉公子甚厚今重耳出言不遜異日歸晉

必負楚恩臣請殺之楚王曰晉公子賢其從者皆國器似有天助

其敢違天乎得臣曰王即不殺重耳且拘留狐偃趙衰數人勿令與

虎添翼楚王曰留之不為吾用徒取怨焉寡人方施德于公子以怨

易德非計也於是待晉公子益厚

楚成這節事却是難得

話分兩頭却說周襄

王十五年實晉惠公之十四年是歲惠公抱病在身不能視朝其太

子圉外質秦國國之母家乃梁國也梁君無道不恤民力日以築壘

為事萬民嗟怨往往流徙入秦以逃苛役秦穆公乘民心之變命百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八
里奚與兵襲

梁

滅之

梁

君為亂民所殺太子圉聞

梁

見滅嘆曰

秦

滅

我外家是輕我也遂有怨

秦

之意及聞惠公有疾思想隻身在外外

無哀憐之交內無腹心之援萬一君父不測諸大夫更立他公子我

終身客死於

秦

與草木何異不如逃歸侍疾以安國人心乃夜與

其妻懷嬴枕席之間說明其事我如今欲不逃歸

晉

國非我之有欲

逃歸又割捨不得夫婦之情你可與我同歸

晉

國公私兩盡懷嬴泣

下對曰子一國太子乃拘辱於此其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

巾櫛欲以固子之心也今從子而歸背棄君命妾罪大矣子自擇便

勿與妾言妾不敢從亦不敢洩子之語與他人也太子圉遂逃歸于

晉

子圉若不逃秦伯斷然不肯輕放若俟晉惠死後則國人或別立

已不能與爭若來迎則能保秦之不復要之以割地納賂乎錯處

只在歸晉後不謝秦

秦

穆公聞子圉不別而行大罵背義之賊天不

又不修政不在逃也

祐汝乃謂諸大夫曰夷吾父子俱負寡人寡人必有以報之自悔當

時不納重耳

畢竟還是納賢便宜可
見當日子禁主意之謬

乃使人訪重耳踪跡知其在此

已數月矣於是遣公孫枝聘于

王因迎重耳至

欲以納之重耳

假意謂王曰亡人委命于君王不願入

王曰

隔遠公子

若求入必須更歷數國秦與晉接境朝發夕到且

君素賢又與

晉君相惡此公子天贊之會也公子其勉行

楚王為重耳
謀亦頗的當

重耳拜謝

楚王厚贈金帛車馬以壯其行色重耳在路復數月方至秦界雖然

經歷尚有數國都是

秦

所屬況有公孫枝同行一路安穩自不必

說秦穆公聞重耳來信喜形於色郊迎授館禮數極豐秦夫人穆姬

亦敬愛重耳而恨子圉勸穆公以懷嬴妻重耳結為姻好穆公使夫

人告于懷嬴懷嬴曰妾已失身公子圉矣可再字乎穆姬曰子圉不

來矣重耳賢而多助必得

國得

國必以汝為夫人是秦世為

婚姻也

納臣婦于其叔翁不論倫理之是非而只以為夫
人動其女又圖是為婚姻以為利秦穆此舉大謬

懷嬴默然

良久曰誠如此妾何惜一身不以成兩國之好穆公乃使公孫枝通語于重耳子圉與重耳有叔侄之分懷嬴是嫡親姪婦重耳恐于礙倫理欲辭不受趙衰進曰吾聞懷嬴美而才秦君及夫人之所愛也不納秦女無以結秦權臣聞之欲人愛己必先愛人欲人從己必先從人無以結秦歡而欲用秦之力必不可得也公子其勿辭于利害是難說大重耳曰同姓為婚猶有避焉况猶子乎曰季進曰古之同

姓為同德也非謂族也昔黃帝炎帝俱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黃帝生于姬水炎帝生于姜水二帝異德故黃帝為姬姓炎帝為姜姓姬姜之族世為婚姻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惟姬已各二同德故也德同姓同族雖遠婚姻不通德異姓異族雖近男女不避此甚是是為帝嚳之子黃帝五代之孫而是為黃帝八代之孫是之女是於是為祖姑而是以妻是未嘗辭古人婚姻之道若此以德言于